

散文

## 窑洞里的油画

□武青山

清早出门，曲曲折折，一路穿过几个庄子，顺着跌宕起伏的道路一直往东上山，行至半山处，方觉方向不对，遂折回，寻至那条熟悉的小道，掉头再往东，车外枝叶婆娑，竞相扑面而来。

王赵村，是妻子的姨家。姨姨姨父两位老人均已作古，那天是姨父的祭奠日子，在外工作的表兄弟们都回家了，我们也特地赶了几十里路过来祭拜。

这里是中条山西麓的一个小山村，属闻喜与夏县交接处的裴社镇。小村隐没于植被丰茂的沟壑中，如两峰间劈开数十米宽的口子，小村顺坡就势，依山而立。房屋层层叠叠，往东向上延伸百十米，三三两两的屋舍掩映在树丛间，安详静谧。入村小道蜿蜒，距村口五十米开外，得走一个“之”字形弯后，才能看到村子，真正是曲径通幽处，峰回路转后，才到“柳暗花明”时。这大概也是我跑错路的缘故吧。

刚及村口，就可看到路左侧一门楼矗立，高丈五有余，为典型的晋南民居院门，我们俗称“哨门”。门楼为砖砌，屋脊上猫头耸立，门洞方角，黑漆木门，门顶为砖拱券，稍稍往里，菱形出花，置一匾额曰：勇攀高峰。左右有砖雕额枋，是晋南民居所特有，做工精细，可见当时砖瓦工的手艺之好。门楼顶为木椽灰瓦，特别是木椽下另有砖雕斗拱，也叫飞檐，与庙堂相似，民居实为罕有。

说起小时候我家的老院哨门，门顶只是细椽灰瓦遮雨，没有这种砖雕门楼，想必这户人家家境很富裕。可惜的是，门楼尚在，院落却是杂草丛生，徒留一段不足三尺的土墙，斑驳陆离，大概是这户人家事业有成，举家迁往兴盛之地了吧。

越往里走，地势愈高，说是村道，其实算是巷子。稍向右转，再往左，如一张拉开的大弓，路旁空旷处有碾盘，紧挨着碾盘的是搭着架子的葡萄，葡萄下有葱，有豆角，有辣椒。一路向上，菜园子随处可见，各户人家门口葱茏，菜畦大小不同，地形各异。花椒树下的南瓜蔓正是疯长的季节，五六米长很寻常，肥硕的叶子绿莹莹的，橘黄的花朵像一个个喇叭，嘴巴长得大大的，仿佛在用力吮吸空气里的营养。

突然觉得，小村庄比往日更加欣欣向荣了。

上一个不算陡的坡，一块约30平方米的场地突现在车前面，那是砂石地面，一条很细小的水流从场地左边跌跌撞撞过来，在坡顶与场地交界处转身向右，顺着巷子流向来的方向，我们一路上来却未曾留意到。

场地尽头是一处矮墙，弧顶门洞，紫薇攀绕，碎花点点，绿意盎然。早已到家的表兄弟亲热地迎出门来。

入门，过小偏院，再穿过南屋下过道，便是一个很大的院落，我们正是从南屋下过来的。南房五间，最西一间前后敞开，留了进来的过道，算是二道门。房屋属典型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晋南土房，

土墙上镶嵌着手工做就的格子窗，今天令我意外的是，格子窗间隔处，多了一幅写生油画：桌子上放着精致的茶盏瓷杯，玻璃器皿，洁白的纱巾柔软地散落在桌子上，绿的、红的、紫的、粉的，颜色让画面融合在一起，柔美安详。

在一个远离都市的小山村，一个玉米地环绕着的院子里，竟然有人用油画装扮老屋。

诧异间，步入小院北屋。刚跨进房门，一股凉意直贯全身，一眼到底，并没有看见空调，房内凉爽，是有窑洞调节温度。房间墙体洁白，左手墙上挂了许多相框，是家里人各时期的照片。

向老人遗像拜了头，随意在窑洞里看看。

靠右一孔是卧室，瓷砖贴的土炕宽绰整洁，窑洞靠内有两个木床，跟其他地方看到的窑洞格局大致一样。移步至左边窑洞，墙上挂着的物什迎面冲击着我的眼眸，一幅幅精美的油画罗列，让我宛如置身于美术陈列馆，叹为观止。这是我此前没有看到的。此刻才明白，南边屋前的油画是怎么来的了。

我不知道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述此刻的心绪，也不能用专业的视角解读油画的意境，只是全身心地盯着一幅黑白木刻画，心绪翻涌。画上的房屋、树木、屋前的碾盘，不就是这个村子的模样吗？

山间窑洞，竟然有这么迥异的风格，这一幅幅画，是最自然最美丽的呈现。

烦躁的现代生活，并未能叨扰山村的宁静，日出日落的田园村居，与高雅的殿堂艺术没有一点违和感，没有让你觉得突兀，竟是如此相得益彰。尽管在挂着油画的窑洞里，青砖铺的地上堆放着白菜、萝卜，还有菜油。

如此温馨雅致，怎么也不像是一座没有人打理的院子。我分明看到了，那份温暖还在这个家里。仿佛两位老人还在招待远方而来的我们。

表兄弟三个，过去有着与村里人相同的生活经历，现在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美好前程。

小时候，家里因为孩子多，生活颇为困窘，两位老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怨无悔地劳作在几十亩土地上，缝缝补补养育着三个孩子。改革开放后，土地下户了，老人脑子活泛，种地有想法，留足够的优质公粮交给国家外，地里还栽了柿子树、花椒树，收入多了起来，却更是忙碌了。孩子们也是感恩父母辛苦，不让父母费心，学习刻苦，先后考上了大学。老大分配在了市里工作，老二做了人民教师，老三去了大城市。后来国家又免了农业税，惠农政策反哺农村，农民的日子是越来越好。弟兄三个结婚生子，更是体会到了父母的艰辛，媳妇们贤惠，用心善待老人，也依照父母家训教导孩子，孙辈也各自有了好工作。两位老人年事渐高，却舍不得离开自己的院子，没有依孩子们的恳求离开魂牵梦绕的小山村，只愿意守着黄土地，安度余生。

当年的农家，因为有了国家的好政策，凭借几代人的拼搏，贫困之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惜的是，父母因操劳过度，相继撒手人寰，不能享受儿孙们的回报了，可谓痛彻心扉。

窑洞里的这些画，就是孙子孙女画的，他们用自己的才华把家乡的美皴染，把惦念挂在窑洞里，院子里，陪着爷爷奶奶……

依稀看到山村的晨起日出，云绕雾聚间，青草如茵，遍地禾青苗壮，绿意直扑眼底。父母荷锄扶犁，耕耘收获。累时他们馍就小葱，和着清清露水，蹲在地坎上慢慢嚼，不时会有鸟儿落在不远处的小水沟边与老人凝望。

假日时候，孩子们一定会抽时间回来陪陪父母，给老人做一顿可口的饭。霞落夜半，星空飞萤，蟋蟀在深睡的鼾声里吟唱，陪着老人入睡，一个温馨的梦境从夜半演绎到天明。

而此刻，老人已安详长眠……

这天是祭拜老人的，各种祭拜事宜完毕。

掌勺的依然是老二。

泥土砌的灶还在，墙根有整齐摆放的柴火。土灶柴火燃起，墙根处拔的小葱、篱笆旁采的辣椒，一把嫩绿，露水晶莹。花椒树上的花椒颗粒泛红，连同花椒叶子摘一嘟噜做调料，随意翻炒，铁锅铁铲叮当作响，香味儿匍匐在土墙灰瓦的老屋角角落落，窜进小巷子，附在花花草草上，萦绕在山村的清雾里。

不晓得，在地里看守庄稼的父母，是否也嗅到了儿子饭菜的浓香？

他翻炒的功夫跟上课一样娴熟，半个时辰后，窑洞里的饭桌上，红的、绿的颜色娇艳，凉拌的、热炒的，甜的、酸的、咸的、辣的味道齐全。

木椅圆桌，饭菜入口，絮语间，大伙都说老二烧菜的手艺见长。他从小就喜欢做饭，就跟教书写文章一样。

衣衫湿背的老二说：“炒菜还是因为咱爸妈，只要他们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做的菜都是爸妈的口味。只要听到他们说一声好吃，我就很有成就感，就跟现在自己的学生考了高分一样。”

话语间，我分明感受到了儿子对老人的思念……

忽然想起在村口看到的精致门楼，那户人家凭着努力走出了山村，到了更广阔的地方去施展才华。然而，天高地远，树大根深，母亲的柔情给予我们似钢坚韧，父亲的胸怀赐予我们如海豁达，踩在这块土地上，会给你灵魂上百分的慰藉。孩子们把碾盘画在纸上，揉在心头，带在路上，他们未曾忘记自己的根，要留一份念想在故土。忽然明白，根扎得越深，枝叶就越茂盛，花儿就开得越美。曾经的村子没有衰落，母亲的身子没有瘦弱，农村的日子一定如燃烧的柴火，红红火火。

挥手作别时，我想我还会过来的，还会来感受这个小家浓浓的温情，看一看这个小村明天的容颜。

溪流涓涓，翠谷风绕，这山这水，这里麦田的浪和向日葵的黄，依然会在每一个夏天铺展如画，华夏人文这幅卷轴必定漫卷长空，浩浩飘扬，传承不息。

## 大河湾

花穗迎秋  
刘春海 作

诗笺

## 河东大地上的璀璨明珠

——赞美永济伍姓湖湿地公园

□雷中伟

举目远眺

姚氏的渔船还在湖中游弋  
洗耳恭听  
陈氏的桨声还在湖中扬波

千百年来  
你默默无闻地滋润着这片  
土地  
千百年来  
你把纯如甘露的湖水融入  
河东脉搏

你是中条山下秀潭一个  
千年清波映照你容颜瑰丽  
你是河东大地珍珠一颗  
百年巨变出落你身姿婀娜

宽宽敞亮是你的胸怀  
波光粼粼是你的底色  
绿水青山是你的风韵  
云卷云舒是你的气魄

浪花肆意时，  
你拨动着我们起伏的心弦  
风平浪静时，  
你渲染着家乡壮丽的山河

虽然没有长江的汹涌澎湃  
你却滋养了河东儿女的质朴良善

虽然没有黄河的气势磅礴  
你却孕育了河东文化的精深渊博

你是一挂色彩晶莹的项链  
是一方风情妩媚的生活  
是升起在河东的一道彩虹  
是一位天使滑落星河

伍姓湖啊  
迷蒙的云雾是你的轻纱  
绿树红花是你的裙罗  
你幻化了蒲坂人间仙境  
你呵护了河东英姿勃勃

伍姓湖啊  
我要用矫健的步履把你丈量  
丈量你千年的厚重  
我要用嘹亮的歌喉把你歌唱  
歌唱你时代的光芒

你是绿水映照青山  
我们把你护在心间  
你是名珠点缀凡尘  
我们把你捧在云端

## 今夜，我是一尾锦鲤

□张冰梅

今夜  
我是这  
宽阔湖面下的一尾锦鲤  
不管秋风是否已然萧瑟  
蝉声是否已在绝望中隐退  
我摆动自由的鳍  
鼓动倔强的腮  
与我的鱼群一起  
游弋  
我不关心战争、医药，还有  
食品  
我只是奋力地游着  
不让自己漂浮或下沉  
迷失在无边的夜色里

今夜

我是这  
昏黄灯光下的一尾锦鲤  
我轻松地摆动身体  
不为在这浅浅的人间  
画出一道自己的轨迹  
只为在这七秒的记忆里  
捕捉到你注视我  
那温柔的一瞬

今夜  
我是一尾  
逆风漫溯的锦鲤  
我踩着浪的波纹颠簸  
只为跃向龙门  
只为触摸世界的心跳  
与岸边呼唤的声音  
共赴一场  
春暖花开的约定